

尘世的

梦落橘

苏枕书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尘世的

梦与活摘

苏枕书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尘世的梦浮桥 / 苏枕书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474-2107-9

I. ①尘… II. ①苏… III. ①人物—生平事迹—日本
IV. ①K83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91146号

责任编辑 韩 猛

装帧设计 宋晓明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 (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金坐标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48毫米 × 210毫米

8.25印张 150幅图 110千字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2.80元

为枕书序

李长声

世有美女，也有才女，似乎美女多，而才女少。（这么说，好像才与美貌不可得兼似的，但也只顾这么说下去。）又似乎美女越来越多，而才女越来越少。这里所说的才女，犹如文人一词，意思多少有点古，指的是文才，让人想起李清照，想起《红楼梦》里的女孩和娘们，却难以想到有才女之称的苏枕书是八零后。她是八零后，所以“去年冬天，大雪过后，独往洛北金福寺探访芜村之墓”，她可以说“守园的老爷爷”，就别有一番眼光。写道：“守园的老爷爷不在窗前，要在廊下轻叩一柄竹槌，他才姗姗而至。在芭蕉庵前坐了很久，而后顺着指示牌到山中访墓。芜村的墓碑很容易找，门人月溪就葬在他旁边，石碑稍稍小一点，他们大概都不会感觉孤寂。”

枕书现下在京都留学，闲来写出这些柔美的文字。芭蕉、芜村酷爱且通晓中国文化，而枕书的笔调还带有日本俳味儿，

他们更不会感觉孤寂罢。

京都跟东京不一样，东京是政治的，躁动，而京都静谧，是文化的。东京的文化也熏透了政治。京都骨子里是古代的，仿佛主要由女性体现的平安时代。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大都局限于东京，难免偏颇。枕书生活在京都，“来到落柿舍前”，“路过宇治的竹林”，“到梨木神社的染井旁汲水”，或者“沿着山道一直走下去”，或者“沿着御所的外墙一路走下去”，总那么相宜。发一声叹，也恰到好处。无须说，京都这座千年古都看上去古色古香，其实也现代化了，要真正看懂它的古，很需要点功底和工夫，尤其要谙熟中国的古代。我看京都常露怯，以为是日本的，却原来是中国原装，以为是中国，却已经被日本改造或创造，简直要噤若寒蝉。枕书把知识、景致、情怀融为一体，这种笔法也是我一向追求的，如今却惟有感叹崔颢题诗在上头。甚而对她的才起了妒意，便归之为老天爷独怜的天才一类，聊以自慰，可她又分明写道：“小时候父母热衷培养我对汉语文学的兴趣，理由据说是高考恢复时他们最难应对的科目就是语文”。看她的文和画，我便往古里想，却又不曾想她专攻法学，如她自道，“始终只是一个外围的旁观者”，那么学成之后就要在法庭上逞三寸不烂之舌呀。不过，坐在朋友圈子里，天然一个八零后，还有点小玩闹呢。

国人蓦然回首似的写起日本来，已写了一百多年，似不妨分作四个阶段。最初是清末黄遵宪那一代，泱泱我大清被蕞尔小日本打败，太多了悲情，就此奠定写日本的主旋律。再是周作人那一代，无须赘言。三是抗战胜利后，大陆与日本几近断绝，

但海峡有两岸，彼岸的台湾没断写日本。譬如自1947年驻日的中央社特派记者李嘉，1965至1969年写《日本专栏》，司马桑敦1954至1964年写东京通讯十年，老作家崔万秋撰写日本见闻记，惜乎这两年台港作家走俏大陆，却不见引进这些书。四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陆人赴日如潮，写的人多了（不包括论文类写作），题目还是老题目，看谁能写出新意。评论家加藤周一说：“似乎锁国唤起文化的国际化，而开国唤起文化的地域闭锁性。”走出国门，人未必就国际化，也许反而自闭、固步于本国文化，像阿Q那样自负，不仅有条凳和葱丝的问题，“女人的走路也扭得不很好”，却又笑话未庄乡下人没见过城里油煎大头鱼。虽然像散沙，但爱聚成堆，形成像冰箱一样的小圈子，把习以为常的民族性冷冻起来，甚而比国内更坚硬，有时被说是出国的比国内的更爱国。第四代悲情犹在，而且又增加或亮出功利性。读枕书的《尘世的梦浮桥》，忽觉得他们这一代，应算作第五代写日本，或许能摘下悲情的眼镜，裸眼看日本。

枕书笔下不时闪露的见识也是清新的，譬如关于樋口一叶，“如果生命再长一些”，枕书写道，“但至少，生命可以有更多可能。她会体验到更复杂的痛感，以及喜乐。会用平静、坦然、成熟的心态面对世上诸种纷繁，也许会写出更广阔的世界。”翻阅1930年代刊行的奥野信太郎著《北京杂记》，她说：“书中也有一些在看我看来颇觉刺眼的言论，不过若当成史料来读的话，这种矛盾感就会淡化很多。”

她十分喜爱《奥之细道》开篇的一段：“岁月为百代之过客，逝去之年亦为旅人也。于舟楫上过生涯，或执马辔而终其一生

之人，日日生活皆为行旅。”这是枕书的译文。翻译怕就怕周作人所说的“落俗”，这却是眼下国内翻译日文的通病。虽然只译了几句，却足以令我惊喜，《奥之细道》中文版就该是这个味道，不由地期待她译出全文，虽然已经有四五种译本。更多地翻译日本古典文学罢，能者多劳，功莫大焉。

枕书“乍着胆子学译”，在文中附带翻译了一些俳句，基本是周作人的路子，这路子大致为鲁迅主张的直译乃至硬译。周作人语言太老到，即便直或硬，也不见伤。时间之隔，枕书的语言当然比周氏更可亲，似乎更追求诗。俳句原本是俗文学，当今仍然为大众喜闻乐作，但有点像符号，有点像日本文学的黑话，诚如周作人所言，翻译“极难而近于不可能的”。但我以为还是要知难而进，把诗尽力译成诗，纵然诗是最不能全球化的。要不然，“汤锅里撕碎的菊花呵”，看过之后，只好“摇摇头说不懂”（张爱玲语）。

这是一本散文集，书后却附有参考文献，这又是学者的认真。我看了不禁汗颜，作文几乎没有一篇不是从人家的书本中读来的，但从来不开列书单，无一字无来处乎，掠人之美乎？

“粉”枕书多年，不料被索序，好似老故事里才女投绣球，偏巧打中我。虽老丑（倘若是川端康成，该考虑割腕呢，还是吸煤气）而不让，美女与野兽，如今叫混搭，好在作序就像那“守园的老爷爷”，给看官们打开园门，鞠躬说一声“里面请”，园内的绝妙好文还得您自个儿看。

自序

《源氏物语》的最后一章题曰《梦浮桥》，《源氏物语》一书共五十四章，其余每章的标题都是本章中出现过的词语，然而“梦浮桥”三字在文中并未出现。丰子恺译《源氏物语》有注云：“回名‘梦浮桥’三字，在本回文中并未提及，想是将此长篇故事比作梦中浮桥之意。又，本回别名‘法师’，乃根据回末薰君的诗。”

镰仓时代初期的歌人藤原定家为《源氏物语》作注，称“梦浮桥”与一首古歌有关，感慨人生只是梦之浮桥途中发生的种种奇遇而已。《源氏物语》的末章，薰君行到比叡山深处的横川寻找他念念不忘的女子浮舟。而浮舟已然出家为尼。薰君写了一封深挚悲哀的书信，浮舟看到那熟悉的笔迹，闻到信笺上熏着的浓香，甚觉哀楚。又觉心绪纷乱，终于掩面痛泣。但她并未答复苦苦守候的薰君，故事戛然而止，余音千载未绝。

林文月亦曾撰文解释过“梦浮桥”：

“梦字代表了一种脱离现实的境界，现实的人生，在回顾时亦难免有浮生若梦的虚幻感觉。浮字意味着漂浮、浮动的不定感。在日本古典文学里，梦字又常常暗示爱情欲念，故而一

夕偷欢多不直接说破，往往用梦字带过。至于‘浮’字之音又与‘忧’字同为‘うき’，所以取音义双关之妙，说‘浮’正是‘忧’。世间男女情爱，既甜蜜又虚幻不可恃，缠绵之中实多忧伤。《源氏物语》的后半段，出场人物自光源氏移向其第二代，众多男女亦如他们的上一代，为甜蜜而多忧的情爱葛藤缠系不已。色即是空。至于文中所不见的‘桥’字，乃是过渡人人于此地到彼地的建筑物，也是由此岸至彼岸死生过渡的媒介。”

后来，樋口一叶在日记中写道：且过下去罢，这尘世间的梦之浮桥。

梦浮桥由此岸至彼岸，关乎尘世无常的生死。这也是后面要说的故事，那些梦浮桥中漂泊的旅人、逝去的岁月。

是为序。

目 录

自序	001
旅人芭蕉	001
露水的一茶	013
芜村	028
梅坑	049
杉田玄白	056
子规	064
岛崎藤村的私小说	071
啄木之歌	080
路女日记	088
小梅日记	099
观花	121
镜花	138
昔日的歌——梦二	155
一叶	187

汤川秀树的京都	215
青木正儿图编之《北京风俗图谱》	228
奥野信太郎的《北京杂记》	237
后记	245
参考文献	249

旅人芭蕉

欲谈松尾芭蕉，自然不可不提“俳谐”。俳谐一词原意“滑稽”。室町末期出现俳谐的连歌，即趣味滑稽的连歌。连歌是日本独特的诗歌体裁，最初是两人联句作和歌的游戏，始于平安末期，全盛于室町时期，与我们古代的联句作诗相类。二人参加为“两吟”，三人参加为“三吟”。第一人作五七五长句一联，为“发句”。第二人作七七短句一联，为“胁句”。第三人仍作五七五。以此类推，以七七句结尾，联成百句。发句必出现季语，是为铁则。此发句即为今日俳句之原始。

连歌往往是创作于静肃氛围中。因连歌素来崇尚纤细华丽之美，用语仅限于《古今和歌集》《后撰和歌集》《拾遗和歌集》。而俳谐连歌则多作于酒筵欢场，与正式连歌有别，故而传世记载较少，有《竹马狂吟集》《俳谐连歌抄》等。以俳谐连歌为母胎，江户初期形成“俳谐”这种新体裁。遂形成贞门俳谐、谈林俳谐两大门派。前者提倡俳谐之娱乐性与教养性。后者掌门是大阪天满宫连歌师西山宗因，主张俳谐的滑稽性，用语自

由，将谣曲词句化入俳谐，被尊崇古典派的贞门俳谐斥为邪道。在日本，连歌师的地位远高于俳谐师。因为连歌师都受过和歌创作的修炼与教养，熟谙《源氏物语》《古今和歌集》等古典权威作品。宗因将民间谣曲之文句作成俳谐，无怪世人惊诧。《好色一代男》的作者井原西鹤便是谈林派门人。

而将俳谐从和歌束缚中真正解放出来，使俳谐成为独立文体的，便是后世称为俳圣的松尾芭蕉。

芭蕉生于三重县伊贺国的上野，少年青年时期均在上野度过。父亲松尾与左卫门是低微低微的下级武士。芭蕉是家中第二个男孩，有一位兄长，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十三岁时父亲去世，一家人都由年轻的兄长照顾。

芭蕉少年时在藩内侍大将藤堂新七郎家长子良忠门下担任侍童。也有说法是他在大奥内担任一项地位很低的工作。良忠比芭蕉大两岁，爱好风流，俳号为蝉吟。芭蕉因擅长辞藻而受到良忠的宠遇。

良忠师从京都北村季吟学习贞门俳谐，号蝉吟。芭蕉对贞门俳谐耳濡目染，宽文年间芭蕉用的俳号叫做宗房。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名号，当时叫这个名字的人有很多。芭蕉之句最初被收入宽文四年出版的《佐夜中山集》，是年二十一岁，有两句入集：

“月明之夜旅宿焉，绯樱绽放思暮年。”

很普通的句子，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宽文六年（1666）春，二十五岁的良忠病死。芭蕉决心致仕，这段时间内，他修禅、读书、远行，喜读老庄、李杜。到宽文十二年（1672）三月，廿九岁



与谢芜村《芭蕉像》

的芭蕉踏上前往江户的旅途。参考当时的医疗水平与人们的平均寿命，这样的年龄大概相当于今日的四十岁，算是已届中年。

在江户时代，大名所辖区域内的领民并不能任意离开领土，否则以逃亡论处，兄弟连坐。因此芭蕉到江户必有保证人。日本对芭蕉生平研究众多，有“忍者说”，谓芭蕉到江户后没有就职于任何藩国，无固定收入，先后又有五次大规模旅行，大抵是他从事忍者之职，四处探秘。

芭蕉究竟是否为忍者今人不可判断，也有老师大笑曰无稽之谈，附会而已。而可以确定的是芭蕉到达江户后，很快在俳坛占有一席之地。芭蕉名号甚多，天和年间用的是“桃青”之号。因为他追慕李白。“李白”“桃青”刚好相对——也是诙谐的趣味。

延宝五年（1677）冬，京都有名的俳谐师伊藤信德到江户。翌年春，信德与芭蕉、山口素堂三人作百韵，出版《桃青三百韵》。

延宝八年（1680）正月，芭蕉作发句云：

“啊，春啊春，大哉春也，大哉春。”

这是仿米芾《孔子赞》起句云：“孔子孔子，大哉孔子。”

延宝八年（1680）十月，三十七岁的芭蕉突然从繁华的日本桥移居深川。当时深川还是人迹罕至之地。夏目漱石在英国留学时给正冈子规的信中写过：

“我现在住的地方好比是东京的深川。因住宿费低廉，地段自然不佳，甚为萧条。”

明治时期的深川尚且“萧条”，遑论芭蕉所在的年代。芭蕉在到江户的八年间内，广交游，多吟句，立门户，是世所公认的俳谐大师，门人为他建立芭蕉庵，可谓顺风顺水。此番移居颇令人费解。留下的句子有：

“深川冬夜之感

橹摇波荡，断肠凄清独泫然。

富家食肉，吾啃菜根，困顿也。

雪之朝，独食干鲑。”

俳句与和歌素来难译。将俳句直译为汉诗意思差了很多。那本是吟咏时一唱三叹之句，譬如玩《百人一首》，用悠长抑

扬的音调念出长长短短的句子，并非汉诗的工整端正。周作人感慨“俳句翻译，百试不能成，虽存其言词，而意境迥殊，念什师嚼饭哺人之言，故终废止也。”他能译出“露水的世，虽然是露水的世，虽然是如此”，尚有此叹，更不用说旁人。丰子恺译《源氏物语》虽然被周作人评为“茶店说书”，但其实也很好，尤其是文中的和歌。譬如“夕颜凝露荣光艳，料是伊人驻马来”，“寂寞闲庭春雨久，可曾遥念故乡人”，冲淡清新，都是很好的句子。

天和二年（1682），芭蕉居所遭遇大火。有“顿悟犹如火宅之变，而生无所在之心”之句。“犹如火宅”出自《法华经》“三界无安，犹如火宅”。芭蕉素有“旅人”之形象，大抵这场大火也是他走上旅途的原因之一吧。

天和三年（1683）六月二十二日，芭蕉的母亲过世。他十三岁丧父，至此双亲尽失。贞享元年（1684），四十一岁的芭蕉踏上“野曝纪行”之旅。他歿于五十一岁，此间十年，大半都在旅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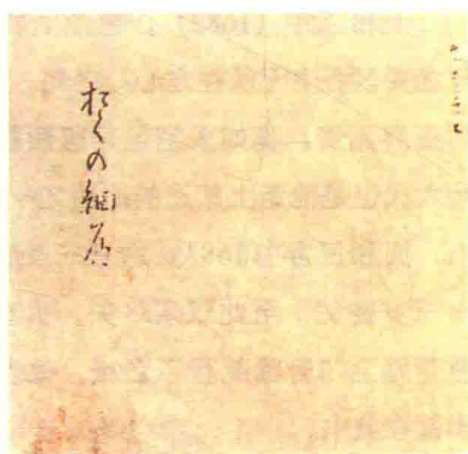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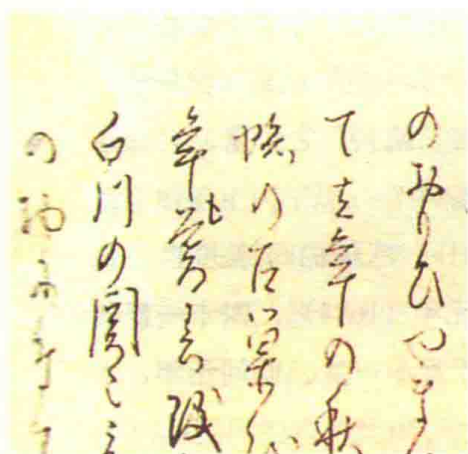
天和年间的芭蕉穷困潦倒，这一段时间的作品多受杜甫、庄子影响。

“野曝纪行”从江户出发，沿东海道西行，到达故乡伊贺国，略作停留，又访吉野山。历京都、奈良、名古屋、美浓、尾张等地。在名古屋停留一月，出版《冬之日》。年末再返故乡。经大津、桑名、热田、鸣海。《野曝纪行》中有“寝于马上，残梦月远茶烟起”之句。

贞享二年（1685）四月末，芭蕉回到深川的芭蕉庵。贞享



松尾芭蕉《奥之细道》书影



松尾芭蕉《奥之细道》真迹

四年（1687）八月中旬，芭蕉踏上第二次长途旅行。自江户经名古屋、伊势、伊贺上野、奈良、吉野、大阪、须磨、明石、京都，所得诗文编成一册《笈中小札》。

“岁月为百代之过客，逝去之年亦为旅人也。于舟楫上过生涯，或执马辔而终其一生之人，日日生活皆为行旅。”